

心痕 梦痕

冰心题



方小宁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SICHUANWENYICHUBANSHE



方小宁
著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成都

1993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金 平

封面设计:何 彪

版面设计:史晓燕

责任校对:汪 萍

书 名:心痕·梦痕

定 价:4.95 元

作 者 方小宁

ISBN7-5411-0995-9/I·913

1993年9月第一版

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

印数 1—8,000 册

印张 9.25

插页 5

字数 163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

心痕 梦痕

冰心题 

序

方冰行年纪不大，文章却写得不少，可喜的是她不写山水，专写人物，而且写到了爱国主义思想！她在《女界上》辟龙生首的今日，对十一亿中国人民来说，还有比爱国主义更重要吗？今天又是‘9.18’，痛定思痛，愿大家都来读方冰行的文章。

冰心 1991年9月18日

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一部纪实体散文集，汇集了作者的文章精华，交织着作者的人生追寻。这些年，年轻女作者曾数访冰心，带着文学梦境、人生困顿和世事疑惑叩问令人景仰的“世纪老人”，得到睿智非凡的回答；她还拜见张友渔、童大林、杨宪益、沙博里、谢辰生、何艾龄诸位德高望重的专家、学者，他们上下求索、九死未悔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。真诚巴老、坦荡夏公、磊落萧乾、澄澈冰心，还有魂系丹青的艺术大师吴作人、胡絮青、陈从周、丁聪、韩美林，他们惜时勤奋，却向一位年轻女作者倾吐肺腑之言，让世人得见他们追求崇高人生、执著文学艺术的拳拳之心，聆听前辈顿悟人生的精辟之言！难忘将军吕正操，戎马倥偬、云水襟怀的大将风度，学识渊博、谈吐儒雅的这位军中学者，历经风雨沉沦事，抱定人间真善美。

读者们向来以为女子如水，性温和、文柔美，然而读完这本书，或许你会感受到一抹刚劲有力的笔触，一缕梦绕魂牵的诗情。

目

录

和冰心老人聊天·····	(1)
我心灵深处的冰心·····	(8)
认识冰心·····	(15)
情寄丹青不染尘·····	(19)
无人我相 见天地心·····	(29)
云水襟怀吕将军·····	(38)
神游象外 返朴归真·····	(52)
坦荡夏公·····	(65)
辛亥八十年祭·····	(70)
求 索·····	(76)
一个美好的结合·····	(87)
一位永远整齐的学者·····	(98)
严文井爷爷的期望·····	(106)
记忆如水·····	(111)
万千云水万山青·····	(116)
梦想的实现与未实现的梦想·····	(131)

目 录

小丁碎语平生.....	(143)
一位富绅的生命主旋律.....	(149)
警报：抢救文物刻不容缓.....	(159)
谛视戏剧与人生.....	(169)
韩美林想当“月亮长”.....	(174)
惜情·惜物·惜阴.....	(179)
白衣护法神.....	(188)
绎帐弦歌六十年.....	(197)
坎坷一路见本色.....	(202)
听冰心老人叙旧.....	(210)
归来兮，蒲阳幼鹰.....	(215)
花甲始相逢.....	(227)
图腾·舞蹈·心魂.....	(233)
无意走成的路.....	(242)
享誉欧美乐坛的梁氏双壁.....	(248)
真希望大家都爱美.....	(253)
忘年五友.....	(257)
“四访”巴老.....	(264)

附：五四时期冰心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	(27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后 记.....	(289)
----------	---------

和冰心老人聊天

借着到北京学习的机会，在一个柳絮纷扬的春晨，我去探望六年不见、时时想念的冰心老人。当老人的二女婿领我走到一个敞亮的书室卧室兼用的房间门口，就看见了面容慈祥、银发苍苍、身穿藏青色夹衣的冰心老人！

她微笑地看着我，那双饱经风霜却依然澄澈如水的眼睛，使人自然地想起“五四时期”的冰心，我暗暗祝福她年轻与健康！

“哎，来这坐。”转椅上的冰心老人招呼我，她背后是一排书架。

我坐在她的大书桌旁。那只漂亮的猫儿静静地蹲在桌上，窗台上有盆盛开的君子兰。

“这居住环境比和平楼好多了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老人欣悦地说。

“您的身体还好吧？看上去气色还不错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病，我这么大

岁数，这样就算不错了。我的眼睛、耳朵还可以，脑子也没糊涂。就是脚不利索。”

老人轻轻地拍着咪咪，想要它走。咪咪缩缩头，却不肯离去。

“它呀，老爱抢镜头，人一来就蹲在这，等照相！”

“咪咪不懂得谦让，太没‘书生本色’了。”我说。

“可不是，它越来越神气了。”冰心笑着说。

“您去过现代文学馆吧？”我问。

“很久以前去过。那时候，他们给我搞了个创作70周年纪念展览，我是坐轮椅去的。我已经说了，将来就把我所有的书都捐出去。因为我对巴金也了解，巴金也说捐出自己的书。你有空可以上那去看看。它是巴金倡导筹建的。”

“好。您的‘想到就写’还在写吧？”

“还在写。我的文债太多，让我写也不过写千字文，不容易。

“哎，我最近还写了几篇关于胡耀邦同志的纪念文章，红旗牌车呀，他一直坐到去世。哎，我今年还给你们广东的《随笔》写了篇散文。”

“那篇文章短短的，却使人想起很多东西。我觉得您早年的文章灵秀绚烂，现在趋于平淡深沉。是吗？”

“这是一定之规。一个人的创作呀，一定要经过这

个阶段，年轻时写东西都比较华丽一些，到老就平淡了，人的感情经过了一个筛选。就像人年轻的时候喜欢穿漂亮衣服，老了就不在乎这些。文字上也是这样，但求辞达而理举，《史记》的运笔行文，不但简洁，而且生动。人啊，年轻时看东西比较单纯，老了就看清面纱罩着的真面孔……”

老人娓娓地说着她的创作，她就是这样磨砺几十年，思想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深刻，文笔也越来越凝炼。写作，本有一段艰苦的心路历程！

“哎，你是不是党员？”老人心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我也不是。那时候，我在重庆，陈布雷劝我入国民党。我说，我要是在国民党受压迫的时候加入，还有点骨头，风骨。现在你们当权了，我还入啊？我说我不入。1952年，我回国以后，也有人劝我入共产党。我说，如果是在当一个共产党员要杀头的时候我加入，还表明我有点勇气，现在入算什么？所以，我也没入。做人的价值不以那个来衡量。我们当然都希望做个守法的人，但一入党，就有党纪。党不让说的，你就不能说。有的人入了党，宣了誓，然后又违背誓言。”

她的话自然、坦率、诚恳，令人敬重。

老人接着又说：“现在要在机关里当这长、那长，

差不多必须是党员。有的人入党就是想当官，当了官就有权。掌了权就不愿意退下去，怕一退什么都没有了。而且，一个人下去了，他的那帮人也不好办。”说着，她摇摇头，缓缓地说：“权力对人有很大的诱惑力。如果是老百姓搞倒卖还好办些，因为他们没权可乱用。现在的‘官倒’，犯了法还不容易处理，恃着有特权。这样的事，我听得太多了。我看再这样搞下去，共产党的威信就不好说了。一个人呀，弄权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，也就不顾内界和外界的意见了。

“古人说，欲壑难填。这‘欲’就包括了很多，但老百姓总有个是非观。谁好谁坏，他们会给你立‘无字碑’。

“像总理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，真是难得。总理是累死的呀。我看现在有些人就不累。其实，激流勇退，才是非常的聪明……还不如我们这些人，一辈子没尝过权力的滋味，倒不错。”

老人陷入了沉思。

我端起杯子，喝了口浓酽的清茶，突然想起王昌龄的一句诗“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”，眼前的八九老人，不正是这样吗？

“哎，广州的教育情况怎样？”老人换了一个话题问。

“比较起来还可以。广州的民主党派、各团体以至

个人办的学校有300多所，在学人数20多万。但是，师范学校的招生工作十分困难，降低分数也招不足学生，搞招生工作的人自嘲说‘无狗捉只猫，只是捉不着。’您一直关心教育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提议？”

“没有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。‘教育是立国之本’是中央说过无数次的皇皇宣言，可是，我们中国有11亿人，2亿多是文盲，其中70%是妇女。现在还不断有人辍学、厌学，还有弃教、厌教。我们国家的当家人什么时候肯把钱多花一点在教育上呢？我还比你幸运，我老了，不会见到‘文化沙漠’出现的一天。”

她勉强地笑了，笑得很苦，很苦，几乎像哭！

我无言以对。70年前，她就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，呼唤民主、科学的到来。她和吴文藻教授相濡以沫，教了一辈子书，他们的孩子也教了大半辈子书，小女儿还在电视上教过英语。中国教育的落后，实在让老人揪心哪！

“你来北京觉得干燥吧？渴吗？”

这话题，不仅仅是关切，也许还比较轻松。

“嘴唇有点干，不觉得渴。”

“你有没有抹一点润唇油？”

“我以为这么热的天不用了，没带来。”

“北京的天气比南方干，昨天我有一个侄子从海南来，他们那边的气候不错。哎，雷宇现在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在广州当副市长。您的胃口好吗？”

“我就吃二两，饭量不大，青菜、水果吃得多些。其它东西我不乱吃。”

“您的工资够用吗？”

“工资？……不够。不过，我还好，还有稿费。”
我们随意地聊着，没有客套，也没有隔膜。老人柔和的声音里，是乐观和恬淡的涓涓流泻。

“您对福州故居还有印象吗？”

“福州的故居啊，印象有。那房子很大，有个花园，靠墙有个亭子，是我祖父从林觉民家里买来的。当时，我们好几房人都住在那里。大家和和睦睦，相处得很好。”

我1982年的时候去看过，里面住着好多户人家。花园什么都没有了。

“那所房子后来也没有保存下来，怎么变也无所谓了。”

“您说过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那么，家庭主要由什么组成？”

“当然是先由夫妻组成，夫妻关系是人与入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。”

“有人说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您觉得对吗？”

“这当然不对。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，而是更亲密的、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！所以，没有恋爱的婚姻是

不道德的。现在呀，有的人觉得自己岁数大了，随便抓一个，那不好，结婚之后也不会快乐。这事勉强不得。

“谈谈您怎样对待儿女婚姻，好吗？”

“我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来都不干涉。我觉得，言传还不如身教，你自己的婚姻生活和看对象的眼光，他们会学的。无须老告诉他们：你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。那没用处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是觉得合适，喜欢，就带到家里来，互相熟一熟。现在，他们都过得很好。说起来，我两个女儿的对象，都是她们的同校同学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些话似乎很平常，并不是什么新潮的观念，但人类社会的延续，正需要一种健康的、文明的家庭生活。

冰心老人又说：“人生的道路上，不但有‘家难’，而且有‘国忧’。要有美满幸福的家庭和安定的社会环境，就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希望你多读书，多做有益的报道。”

不知不觉，一小时过去。虽然祈盼能多聆听她的话语，以求有所启发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告辞了。

非常感谢你来看我。临别时，冰心老人再三说。

我该说什么呢？也许，只需要记忆，只需要思考。

1980年6月20日写于广州

我心灵深处的冰心

又是五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

我捧着一篮红玫瑰去看望冰心老人。时当中午，老人正在小憩。陈大姐（老人二女婿的姐姐）招呼我在客厅等候。

放眼四望，客厅简朴整洁，满室阳光，正面的墙上挂着周恩来总理的遗像，像下供着白色的鲜花，沙发和椅子还是住在和平楼的时候就用着的。想起和平楼，记忆的游丝被轻轻触动了。

一双柔软的手握着一双发僵的手，温和的声音说：快进来，外面冷。又说，一直在广州生活吧，普通话讲得不错呢。那是小时候老师教的，我恭谨地回答。也有你自己学的，对不？她诚挚的话语随着融融暖流消释了世俗等级的障碍，我由此无拘束地向她走近。

那是1983年的初冬，我第一次进京见她，没有人推荐，也来不及事先约定。

以后，我考研究生名落孙山，她亲切告知：我们家

的第三代也有考第二次的，你来信说再考不上就自学，是个很好的决定，我支持你。

我当上记者，她谆谆嘱咐，多读书，多作有益的报道。

我向她请教有关“爱的哲学”诸问题，她复函说：我的确有爱国主义思想，这是我的父亲培养的。

从那些从容不迫的短笺中，我欣闻她搬了家，新居很好很明亮；得悉她病了两个星期，刚出院，还知道她极目四方，仍忙于笔耕，为民请命。去年，当我接到她笔录的龚定庵“世事沧桑心事定，胸中海岳梦中飞”的诗句时，心胸顿觉舒坦澄澈，一种精神上的慰安与共鸣深深感悟了我！

一幕又一幕掠过……

这时，一阵音乐铃声响起，陈大姐告诉我：她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过道上传来了她们的说话声：

“广州有位姑娘来看你。”

“是小宁吧？有没有给她吃苹果？”

极平易的一句话，却令人感念。其实不过是她一生素养的自然流露罢了。

见她走进客厅，我迎上去问：“要搀搀您吗？”

“不用，我能走。”说着，就走到沙发前坐下了。

我把玫瑰送给她，问道：“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“是广州的玫瑰呀！太好了，太可爱了。今天？本来也没有什么，就是‘五四’碰上了，参加过。哎，去年我生日的时候，巴金也送给我这个。玫瑰最好了！我想啊，人和花一样，要有自己的风骨！”冰心老人思忖着说。

许多人都注意到，近年来，冰心老人不改一腔爱国热忱，弱肩担道义，发表了一篇篇力透纸背的文章，有关教育的，政治协商的，追忆故人的……其社会效果自在人心，无须赘述。在我心里，她是位刚柔相济、永远年轻的长者。假如真要以花喻人，玫瑰之外，恐怕也没有更合适的了。

我问起她的健康和腿。她说：

“我身体其实什么都不错，就是走路不方便。所以好多人让我上福建呀，烟台呀，新加坡呀，日本呀，甚至是台湾……但我都去不成。”

“去台湾见见老朋友，多好！”

“老朋友也不多了，在世的，年纪也都很大了。”

梁实秋先生在《忆冰心》里写道：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，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，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，感觉之敏锐，性情之细腻，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。他的文字很准确，对吗？

“梁实秋最早搞的是文学批评，我们之间的认识确实是“逐渐”的。他一直说想回来看看，可是一直没能